

人思故国迷残照,客愁已被杨烟染

——论寇准的巴东诗作

林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基础教学部,辽宁葫芦岛 125105)

[摘要] 任职巴东的两年多时间,是寇准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的诗作几乎占到了现存全部寇诗的60%;从内容上看,思念故乡,叹恨羁旅,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不定是寇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题;而从写作风格看,其诗中透露出的“苦吟”的创作精神、五律的体裁取向以及对于冷寒萧索意境意象的热衷,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宋初“晚唐体”诗风的特点。总的来说,巴东诗风可以用“凄凉萧飒”来概括,这契合了寇准“晚唐体”代表诗人的身份。

[关键词] 寇准; 巴东; 凄凉萧飒

[中图分类号] I2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089-02

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秋赴归州巴东县上任始,至太平兴国八年(983)春离任巴东、改知大名府成安县终,寇准在巴东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对于政治家的寇准而言,这短短的两年不过是其仕宦生涯的起步,乍由布衣跻身下层官员之列,治不过一僻远之县,自然不可能有如何光彩夺目的政绩以及彪炳千古的功勋;但对于诗人的寇准,在巴东,他却写下了创作生涯的最重要一笔。从诗歌数量上看,寇准现存诗267首,可以肯定作于这两年间至少有158首,几乎占到了总数的60%;从写作风格看,其诗中透露出的“苦吟”的创作精神、五律的体裁取向以及对于冷寒萧索意境意象的热衷,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宋初“晚唐体”诗风的特点。可以说,巴东时期的诗歌创作,最完美地契合了寇准“晚唐体”代表诗人的身份。

巴东诗风,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凉萧飒”。这一风格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诗人的创作心态决定的。入仕之前的寇准,生活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他出生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即宋朝开国的次年,欣逢盛世,得以免受五代征伐战乱之苦。寇准之父寇湘曾于五代后晋开运年间登进士甲科,寇准《述怀》诗自陈“吾家嗣儒业,弈世盛冠纓。桂籍冠伦辈,天下知声光”,孙抃《莱国寇忠愍公旌忠之碑》称寇湘“博古嗜学,有文章名”,都可见寇家是一户以儒学传家的书香门第。安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寇准勤奋苦学以图有所作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寇准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十九岁的弱冠之龄高中进士,释褐后,被授予大理评事、知巴东县。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这样的境遇完全可以引以为豪了。以他参加进士考试为例。当时进士录取名额虽多,然而

“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宋史·寇准传》)。在与寇准同时登第而日后也成为一代名臣的进士中,张咏年长他十五岁,李沆大他十四岁,向敏中大他十一岁,年龄最小的王旦当时也已经二十四岁。少年得志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幸运。释褐后虽被派往地方,却也是当时朝廷的通例:“进士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1]寇准所中为进士乙科,列名第三十五,授予他大理评事,出知巴东县,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并非难以接受。

可是寇准并非一般人。“准始生,风骨峻爽,与常童不类。及从师入学校,趋隅占对,毅然有成人风采。”(《莱国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儿时的与众不同即预示着他将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看,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着良好的自我感觉,有着强烈的担当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着睥睨一切的态度,当然还有挥洒自如的才情。这种自信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他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显露无遗。因为太宗取士常轻视少年,所以有人劝他虚增年岁,他却反驳得非常干脆:“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宋史·寇准传》)言下之意其实是对自己才学的高度自信。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高度的自信,所以当他被派往“巴云瘴雨徒荒凉”(《感兴》)的巴东县时,心情的悒郁是可想而知的,无法平衡的心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即表现为凄凉萧飒的诗风。

现存寇诗中,基本可以确定作于入仕之前的有7首。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寇准虽然也有着对清冷意境的爱好,但是由于他怀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因此作品有着一股勃勃向上的气势,如“故国经年别,秋鸿半夜来”(《秋夜独书勉师友》)、“春风千里动,榆塞雪方休”(《塞上》)诗境皆

[收稿日期] 2010-12-16

[作者简介] 林伟(1979-),男,山东烟台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基础教学部讲师。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开阔壮大;“我欲思投笔,期封定远侯”(《塞上》)、“休学严夫子,荒凉老钓台”(《秋夜独书勉师友》)以学班超为荣,不取严子陵所为,表达了盼取功名的急切心情;而“我徒旷达由胸臆,耻学鳣生事文墨。蛟龙长欲趁风雷,骐驎焉能制御勒”(《杂言》)更充满着—往无前的锐气。但是当他到了巴东时,这种锐气就彻底消弭殆尽了:

秋末楚云端,行侵苔藓斑。愁肠不厌酒,病眼岂逢山。

远路有时到,宦游无处闲。却思清渭北,烟柳掩柴关。

这首《途中作》当作于太平兴国五年秋赴任巴东县途中,可以视为寇准巴东时期创作的开始。此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令人振奋的“一日声华喧九陌”、“主上抡才登桂堂”(《感兴》)的登第时刻。然而,此时的他却是“愁肠不厌酒,病眼岂逢山”,那种荣光、那份喜悦已经完全被哀愁取代了,以至于还未到任就已经在幻想着回归田园。“秋末楚云端,行侵苔藓斑”,诗人已经非常清楚地预感到:此去必将不会是一次愉快的旅程。

这首诗为寇准整个巴东时期的创作定下了极为低沉的基调。从其诗歌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寇准在巴东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不仅“地僻接穷峡”、“溪云入破牖”(《庚辰岁将命至巴东时已秋序霜荷索然偶赋是章用遣幽恨》),而且往往是“四时无日影,终夜有猿声”(《书山馆壁》)。“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2],彻夜的猿啼无疑为这破败又平添了几分凄凉。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务简稀公期”(《庚辰岁将命至巴东时已秋序霜荷索然偶赋是章用遣幽恨》)的无所事事,使他深感前路茫茫。悲观失望之下,他常常怀念身在远方的知己,留下了大量遥寄友人的诗作;而思念故乡,叹恨羁旅,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不定更成为贯穿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题:

人悲故乡远,叶落空山深。(《秋兴呈裴李二同年》)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春日登楼怀归》)

终忆归清渭,林泉卜旧邻。(《峡中春感》)

世间事了须先退,不待霜毛渐满簪。(《春日书怀》)

县印终年拘吏役,烟蓑何日避浮名。(《秋夕书怀》)

因循未学陶潜兴,长见孤云倍黯然。(《巴东寒食》)

只有偶尔故人来访,才能使他暂时将烦恼和苦闷抛在一边,稍稍流露出一丝欣喜之情。看他的两首《喜吉上人至》

邨北至夔城,三千里外程。劳寻苦吟伴,独入乱山行。

楚水秋无际,巴猿夜有声。逢师不能寐,因话故乡情。

喜师来访我,幽会兴何长。清论都无倦,乡愁顿欲忘。

疏林秋色暮,虚阁水风凉。久坐慵言别,微阳下短墙。

有了倾吐的对象,诗人自然兴奋得无法入眠。友人的慰藉和故乡的消息,能够使他暂时忘却乡愁,但是这种兴奋毕竟是短暂的。于是,在自感境遇不佳之下,他对战国时楚国名臣屈原的遭遇产生了共鸣。他曾经走访屈原故里,探寻先贤遗迹,作《暇日游建平三閭故里庙貌荒凉惨动耳目忆贤者之祀世不绝享郡无正人遗弃若是感事伤俗因留斯句》一诗,对屈原身后的凄凉不胜伤感;又有《楚江有吊》“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实际上,他感叹屈原的遭遇,未

尝没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深意含于其中。如果说在以上两首诗中,这层深意还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下面这首《晚望有感》中,已经甚为明晰了:

出门望寒野,四顾惟椒坡。忆昔楚大夫,还此情如何。

残阳半明雨,水落西风多。因同下蔡恨,不觉增悲歌。

在这里,诗人面对着寒野椒坡、西风残照,心中倍感凄凉。他“忆昔楚大夫,还此情如何”,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千年前的楚国逐臣屈原。可见,在他的潜意识中,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摆到了与屈原相似的逐臣地位上了。不是逐臣而劣于逐臣,这应该就是当时寇准心态的真实写照。

与这种人生情绪相对应,他在进行诗歌创作尤其是描摹景物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种感伤情调渗透于表现对象中。“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3],移情于物的最终结果,是写景状物满是凉意,充满着阴冷的色调:

寒沙明夕照,败叶惊西风。(《秋兴呈裴李二同年》)

败莎侵陋巷,疏叶满闲庭。(《秋怀》)

寒蛩啼暗壁,败叶下苍苔。(《楚江夜怀》)

深秋寒气侵灯影,半夜疏林起雨声。(《秋夕书怀》)

翻开寇准这一时期的诗作,扑面而来的是大量诸如“西风”、“残阳”、“败叶”、“苍苔”之类的意象,似乎这些阴冷萧瑟的意象最能触动他的诗兴,寄托他的情怀,所以他不仅对吟秋、秋怀这样的题材情有独钟,即使是明丽的春景,在他的笔下也纯是一片萧条,毫无春之盎然、勃勃的生机:

庭荒多古木,地僻见沙禽。(《县斋春书十二韵》)

片云生断壁,孤石碍中流。(《东归再经峡口》)

人思故国迷残照,鸟隔深花语断烟。(《巴东寒食》)

客愁已被杨烟染,春色难甘蜀魄催。(《春望书事》)

写来仍极似秋景。

寇准对秋的偏爱不是刘禹锡式的。他没有刘禹锡那种“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般的潇洒气度和广博胸襟,他的诗情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自古逢秋悲寂寥”上。秋季的萧索、苍茫与他那去国离乡、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态尤其相合。储仲君先生曾撰文称唐代诗人刘长卿是“秋风、夕阳的诗人”,理由是:“在唐代,刘长卿可能是最喜欢吟咏秋风、夕阳的诗人了。”^[4]从这层意义上说,巴东时期的寇准,也可被称为“秋风、夕阳的诗人”,这也许就是明人王承裕称赞寇诗“有刘长卿、元微之之风格”(《录藏宋莱国忠愍寇公诗集引》)的主要原因吧。

[参考文献]

- [1]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73
- [2] 郦道元. 水经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532
- [3]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
- [4] 储仲君. 秋风、夕阳的诗人—刘长卿[M]// 唐代文学研究: 第3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87.